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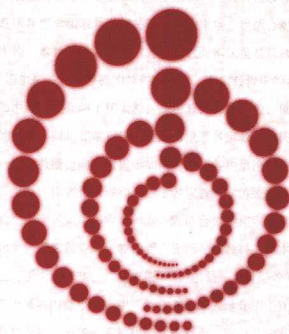
国外经典哲学教材译丛

Philosophy Textbook Translation Series

当代语言哲学导论

[美] 威廉·G·莱肯(William G. Lycan) 著

陈波 冯艳 译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 Contemporary Introduc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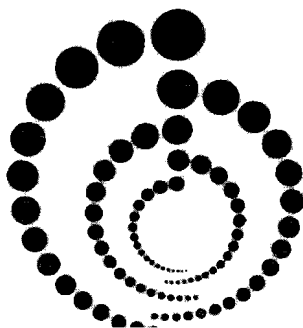
国外经典哲学教材译丛

Philosophy Textbook Translation Series

当代语言哲学导论

[美] 威廉·G·莱肯(William G. Lycan) 著

陈波 冯艳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语言哲学导论/ (美) 莱肯著; 陈波, 冯艳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国外经典哲学教材译丛)

ISBN 978-7-300-13055-2

I. ①当… II. ①莱…②陈…③冯… III. ①语言哲学-概论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6232 号

国外经典哲学教材译丛

当代语言哲学导论

[美] 威廉·G·莱肯 著

陈波 冯艳 译

Dangdai Yuyan Zhexue Daolu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80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28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印 张	18 插页 1	印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74 000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序 回归哲学的爱智慧传统

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邀请，我与该社李艳辉女士一起策划了这套“国外经典哲学教材译丛”，覆盖哲学的各主要学科，按最初的设想，每一门学科选一本比较权威的教科书，同时选一本相应的经典文献读本，其主要意图是：让国内读者知道欧美大学究竟是怎么教哲学的，讲授什么样的内容，是怎么讲授的，教科书如何编撰，等等，以此为国内的哲学教学提供某种参考、借鉴。

从词源上说，哲学源出希腊语“philosophia”，即“爱智慧”，它意味着“对智慧的真诚热爱、忘我追求和批判性反省”，因此被称为“智慧之学”。但我认为，国内先前的（也许包括当前的？）哲学教育偏离这一传统甚远，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对哲学知识的传授上，把哲学当作了某种知识体系、某种命题系统、某种智慧形态，哲学教育变成了上课讲条条、听课记条条、考试背条条这一习惯的周而复始，从中学到大学、一直到研究生阶段不断地循环往复，造成了学生对哲学课的某种反感甚至是厌烦，在一门号称“爱智慧”的学科中，他们却感受不到多少智慧的撞击以及由此撞击出的智慧火花。因此，国内的哲学教育有必要改革，我个人认为，其改革的目标就是回归到哲学的爱智慧传统，教学的重点不是传授某种固定的哲学知识形态，而是培养学生对哲学智慧的强烈好奇心和兴趣，以及传授追求、探索这种智慧的方法、途径和能力。具体来说，回归哲学的爱智慧传统包括以下做法：

第一，回归重要的哲学问题。

例如，是否存在一个独立于我们的心灵、并且成为我们的认识对象的外部世界？如果有，我们能否认识它？如何去认识它？其途径、过程、程序、方法、准则是什么？什么是真理？我们能否达到真理？区别真理与谬误的标准和途径是什么？语言在人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有何种地位和作用？语言、思想与实在之间是什么关系？我的心灵与我的肉体是什么关系？除我自己的心灵外，还存在他人的心灵吗？我们如何证明它们的存在或不存在？在人死后有所谓的灵魂世界吗？死亡对人生意味着什么？究竟有没有上帝？信仰或不信仰上帝的理由和根据是什么？是一切都被必然性决定，

还是存在人的自由意志，因而人可以自由选择、连带地也要负道德责任？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区别善恶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是公平、正义、自由？不平等和非正义现象有哪些根源？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崇高？如何区分和鉴别美与丑？如此等等。这些问题是终极性的，每个人在他的日常生活中都会以某种方式遇到，并且也会以某种方式作出解答，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是哲学家。职业哲学家们则对上述问题提出有条理的、系统的回答，形成了形而上学、认识论、逻辑学、语言哲学、心灵哲学、宗教哲学、伦理学、社会政治哲学、美学等众多的哲学分支学科。

第二，回归严格的哲学论证。

自然科学方面的争议与分歧，最终可以通过诉诸外部对象和外部世界，凭借观察、实验、证实、证伪等手段来解决。而哲学方面的争议和分歧无法诉诸外在世界，没有最终的上诉法庭，哲学命题因此没有真（truth）、假（falsehood）之分，只有“有道理”（reasonable）与“没道理”（unreasonable）、“可接受或不可接受”（acceptable or unacceptable）以及相应的程度区分。也就是说，检验哲学命题或哲学学说的唯一手段就是逻辑手段，就是看一个哲学命题是否受到了很好的支持与论证，是否被置于与其他哲学命题的逻辑关系中，是否被整合到某种更大的知识架构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论证是哲学活动的本性，哲学不仅仅是陈述你的观点，而且还要用论证对你的观点提供支持，并且对可能出现的异议进行反驳；对于哲学来说，论证的过程甚至比论证的结论更重要，这是因为：对于主张者来说，论证把一个思想置于与其他思想的逻辑联系之中，或者从该思想演绎出某些进一步的结论，这一过程就有可能把自己的思想引向深刻、细致、全面和正确；对于接受方来说，论证使某个思想具有了可交流性、可理解性和可批判性，从而使他能够进入对方的思想世界，并与对方进行理性的沟通和对话。

哲学应该展现先哲们对上面那些问题的各种主要回答，并详细重构他们对这些回答所给出的各种哲学论证及其反论证，并引导学生去理解、评价、重构或者反驳这些论证，在此过程中感受、领悟、理解、锻炼出哲学的智慧。2002—2003年，我在美国做访问研究期间，曾经听过一门宗教哲学课程，它是这样上的：教授预先布置与课程有关的阅读材料，要求学生课下完成阅读，教授则在课堂上通过提问来检查学生的阅读情况。每次

课两小时，只重点讨论关于上帝存在的一个论证。教授先陈述这个论证，并做必要的诠释和引申，然后学生举手发言，提出支持或者反驳这个论证的种种理由，其他学生再对此进行辩驳，教授则不时插话，或补充信息，或参与对话，以此引导、控制着整个讨论进程。下一次课教授则陈述一个与前次课刚好相反的哲学论证，学生再就其进行讨论。在这样的课堂上，学生的注意力自然不是被引向论证的结论，而是被引向论证的过程、方法或程序；并且学生的思路被打开了，对同一个问题给他提供了各种可能的解答，并且向他说明每一种解答都有支持或反驳它的种种理由，但这些理由都不是完全充分的，要求他本人通过创造性思考，对这些论证再作出重构、评价、支持或者反驳。我认为，这种教学方式值得借鉴，因为它使学生与哲学史上的大师们一起思考，并有可能促使他贡献出自己的一份洞见。

第三，回归哲学史上的大师和经典。

有一种说法，哲学其实就是哲学史，后来的全部西方哲学只不过是黑格尔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的注脚或展开。黑格尔说，不应该把哲学史看做“人类精神的错误的陈列馆”，而应该看做“神的形象的万神庙”。每一种哲学体系都是对理念发展过程的一个特殊阶段的描述，它既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又包含着绝对的东西，永远有它的价值。通过学习哲学史上大师们的原典和著述，学生们与他们一道思考，也就学习了应该如何去做哲学的工作，其方法和规矩是什么。因此，西方哲学教学特别注重原典和大师，每一门课程都有与之配套的经典文献选本，通常篇幅不小，里面是节选的哲学大师的原创性论著，供学生课下阅读。在构思本系列时，我们最初也是这样来规划的，每一门哲学课程都有一本与之配套的经典文献读本，由此把学生的注意力引向原典，引向大师。但由于在联系版权时，在每一个读本中都会有当代哲学文献，这需要分别与其中每一篇文献的原作者联系版权，过于麻烦，我们就放弃了这一设想。但是，哲学教学要把工夫放在大师和原典上，这一点却是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的。优秀者是少见的，对于哲学史上的大师和经典文本，我们要永远保持一份必要的尊敬与敬畏，并且它们也是我们获得新的灵感和洞见的源泉。

第四，回归哲学的反思、批判功能。

我认为，哲学首先是一种反思、批判的人生态度。它对一切问题都要

追本溯源、寻根究底，作一番反省性或前瞻性的思考；它在别人从未发现问题的地方发现问题，对人们通常未加省察和批判就加以接受的一切成见、常识等进行批判性的省察，质疑它们的合理性根据和存在权利。科学的一切领域和人生的一切方面都向哲学思维敞开，接受哲学家的质疑、批判与拷问；同时哲学思维本身也向质疑、批判和拷问敞开，也要在这种质疑、批判和拷问中证明自身的合理性。我把这一点叫做哲学思维的敞开性。哲学活动因此成为一种质疑、批判和拷问的活动，其具体任务包括两个：一是揭示、彰显暗含或隐匿在人们日常所拥有的各种常识、成见和理论背后的根本性假定和前提；二是对这些假定或前提的合理性进行质疑、批判和拷问，迫使它们为自己的合理性进行辩护，从而为新的可能性开辟道路。卡尔·波普尔把这种哲学活动的必要性说得十分清楚和恰如其分：“如果不对假定的前提进行检验，将它们束之高阁，社会就会陷入僵化，信仰就会变成教条，想像就会变得呆滞，智慧就会陷入贫乏。社会如果躺在无人质疑的教条的温床上睡大觉，就有可能渐渐烂掉。要激励想像，运用智慧，防止精神生活陷入贫瘠，要使对真理的追求（或者对正义的追求，对自我实现的追求）持之以恒，就必须对假设质疑，向前提挑战，至少应做到足以推动社会前进的水平。”^①

第五，也要适当关注当代的哲学论战。

如果说，哲学史是仍然活着的哲学，那么，当代哲学就是正在发生着的历史，它既是以往哲学的延伸，更是对当代人的生存境遇的哲学反省与回应，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有强烈的现实感。因此，在哲学教学中，有必要引导学生适当关注当代哲学家的工作，阅读他们的著述，参与他们的讨论，或者评价他们之间的论战，在这个过程中锻炼哲学智慧。

要言之，哲学就是爱智慧，哲学教学也应该能够培养、锻炼、激发出学生的智慧。

陈 波

2005年5月5日

于京郊博雅西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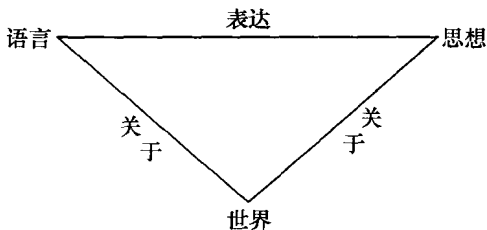
^① [英] 麦基编：《思想家》，周穗明等译，4页，北京，三联书店，1987。

译者序言

有一种被广泛认可的说法：在 20 世纪，无论在欧洲大陆，还是在英美世界，西方哲学都发生了所谓的“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语言”和“语言哲学”的地位因此被凸显出来。

在我看来，“语言”在哲学上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如海德格尔所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我们用语言去谈论世界，通过语言去把握实在；世界或实在通过进入我们的语言而进入我们的认知。但语言对于实在同时有“彰显”和“遮蔽”甚至“扭曲”的作用。（2）语言浓缩和凝结了人类先前的认知成果，以至在学会一种语言的同时，我们就有意无意地接受了一套切分世界的方式，继承了认知世界的一套价值系统，对我们的先辈做出了一系列文化承诺。通常所谓的人类认知中的先验性、分析性因素，最好从这个角度去加以理解和说明。（3）语言是人类公共交流、相互理解的平台，人们运用语言去表达思想，提出诉求，相互沟通，达成相互理解，建构有序的社会生活。因此，语言与世界、与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以及与人类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密切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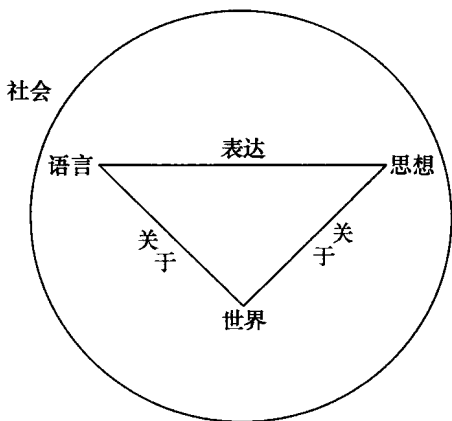
通常把这种相关性画成如下的语义三角形：



也就是说，我们用语言去谈论这个世界，同时也表达我们的思想，而思想也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思想的这种关涉性（aboutness）通常被称为“意向性”（intentionality）。于是，语言、思想和世界构成如上图所示的三角形，语言哲学、心灵哲学和形而上学都围绕这个三角形而延伸和展开，我认为还要加上认识论，因为我们也不能离开这个三角形去探讨和说明人类的认知。

不过，我还要强调一点，语言本质上是社会性和历史性的。这就是

说，语言与人类社会一起诞生，一起成长，随人类的社会实践和认知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演变。于是，语言所反映的这个世界的形象、人类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以及人类的自我理解和人类之间的相互理解，也在不断进化和演变。这一点意味深长，值得严肃认真地对待。因此，我更愿意给上述三角形外面加一个圆圈——社会，于是得到下图：



按我的理解，语言哲学包括下述主要内容：（1）关于语言、世界、心灵、认知、思想等等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探讨。（2）意义理论。对“意义”有广义和狭义的理解。广义的“意义”包括通常所谓的“涵义”和“指称”，这里取其狭义，指语言表达式被语言使用者所理解的含义、意谓、意思等等。意义理论要回答下面的问题：什么是语言表达式的“意义”？语言表达式从哪里获得其意义？语言使用者如何理解和把握语言表达式的意义？（3）指称理论。主要回答下面的问题：什么是语言表达式的“指称”或“所指”？是否所有语言表达式都有它们的所指？语言表达式如何获得其所指？语言使用者如何理解和把握语言表达式的所指？（4）真理理论。在真与语句、真理与语言中间有什么样的关系？什么是一个语句的“真”？如何定义、刻画一个语句，特别是自然语言中的语句的真？有哪些主要的真理理论？它们各自会有什么样的理论后果？对真的定义和理解是否会影响对意义的理解和把握？如何影响？（5）对意义和指称的语用学研究，包括对指示词的研究、言语行为理论、会话隐涵学说、关联理论，等等。（6）对意义含混性，特别是对隐喻（metaphor）的研究。诸如此类。

我们所翻译的这本《当代语言哲学导论》，以它自己的方式覆盖了上面提到的大部分内容。我个人认为，它是一本很好的语言哲学教科书，组

织得很好，每章都有总览、本文、概要、问题、推荐阅读文献，写得相当清楚、简明、准确，切中要旨，行文还不失机智、诙谐和幽默。全书几乎不需要什么预备知识，几乎能够为每一位感兴趣的读者所理解。我还要特别提到的是，在每一章中，该书作者按如下方式进行写作：提出所要解决的问题，围绕那个或那些问题，已有哪些哲学家提出了哪些主要理论，针对这些理论，又有哪些别的哲学家提出了哪些异议或反驳，并且有可能如何去回应这些异议或反驳。很多时候，作者在每章末尾的“问题”中，还要求读者在相应论题上构想出新的理论，或新的反驳，或新的回应。我相信，这样一种写作方式将给读者留下这样的鲜明印象：每一种理论都有其根据和优势，但也有其缺陷和劣势；每一个理论都不是绝对真理，但也不是绝对谬误；它们都是人类在探索和认知这个世界的过程中所留下的脚步和印迹，并且这个探索过程还没有终结，所有的人，包括本书读者在内，都有可能在这些课题上做出自己的新贡献。本教科书在其字里行间充分显示了：哲学的本性在于爱智慧，而不等于智慧本身，哲学是人类爱智慧、追求智慧的活动及其记录。这种爱智慧的活动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参与并有所贡献的活动。

本书作者威廉·G·莱肯（William G. Lycan，1945—）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讲座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心灵哲学、语言哲学和语言学哲学、认识论、形而上学，并且还对20世纪早期哲学、知觉、道德理论和艺术批评理论感兴趣，先后发表了150多篇论文，以及出版了如下八本书：《自然语言中的逻辑形式》（1984）、《知道是谁》（与斯蒂文·波尔合著，1986）、《意识》（1987）、《判断和证成》（1988）、《模态和意义》（1994）、《意识和经验》（1996）、《当代语言哲学导论》（2000，2008）、《真正的条件句》（2001），并编有多种专题文集。

我们是根据本书第一版翻译的，当翻译差不多完成时，发现本书于2008年出版了第二版。经过仔细比对后发现，第一版和第二版的差别主要是印刷版式的变化，实质内容改动很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当初购买的是第一版版权，而仅仅因为那些很小的改动去重新购买第二版版权，似无必要。经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李艳辉女士商量决定，本书翻译仍然依据第一版。本书译事分工如下：冯艳译本书第一编和第二编，即第2~10章，陈波译本书其余部分，即序言、致谢词第1章、第11~14章、术语

表、参考书目和索引。陈波对全书的翻译质量负责。

我近来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忽然之间，就老了，至少是快要老了。自己想做的事情，打算去做的事情，以及别人要求我去做的事情——很多；但自己有时时间和精力去做的事情，有能力去做成做好的事情——很少。年逾五旬，时不我与，有一种失落感和紧迫感。若学术生命如此结束，总有一些不甘心，还想努力一把，拼搏一把。心里想：既然努力耕耘，总会有所收获吧！

本书属于陈波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研究项目“当代西方语言哲学研究”（批准号 07AXZ003）的成果之一，亦得到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一并致谢。

陈 波

2010 年暑假于京郊博雅西园

献给鲍伯·腾布尔和马吉·腾布尔

序 言

如书名所暗示的，本书是对当代语言哲学中的主要争议问题的一个导引。在整个 20 世纪，语言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时髦，但仅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这些争议问题才开始获得高水平的解答。

在过去三十年内，一个关键性的进展就是语言哲学家注意到了由理论语言学家所建立的形式语法或形式句法。我个人相信，这种关注对于关于语言的哲学化工作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并且在我自己的工作中，我也尽我所能地给予它更多的关注。不过，很遗憾，我没有使它成为本书的一个主题。在严格的篇幅限制之下，若不省略对某些哲学争议的阐述（我认为，这种阐述对于获得在语言哲学领域的能力来说是实质性的），我不能尽其所需地花费篇幅去解释形式句法的基础知识。

自从大约 1980 年以来，某些语言哲学家已经转向了心灵哲学，某些人已经投身于对语言和心灵之间关系的形而上学探究之中，也由此丧失了对语言和实在之间关系的兴趣。这些转变已经引起许多哲学家的兴趣，一些很好的教科书重点关注其中之一或同时关注两者（例如，Blackburn (1984) 和 Devitt and Sterelny (1987)）。但我的选择有所不同。无论这种类型的著作有什么样的优点，我发现，它们都不能帮助我们充分地理解特殊的语言机制，也不能帮助我们充分地理解语言哲学本身的核心议题。本书将重点关注那些机制和那些议题。（那些迫切希望进入形而上学或心灵哲学的读者，应该分别去参见迈克尔·J·卢克斯的《形而上学》和约翰·黑尔的《心灵哲学》，这两本书都属于“劳特里奇当代导论丛书”。）

我的许多章节将采取下面的形式：展示有关某一语言现象的材料，诠释某个人关于这一语言现象的理论，然后列举对这一理论的反驳，并做出评价。这里，我要强调指出（因为我以后不会总有篇幅去做这件事），在每一种情形下，我将仅为读者概述由各种理论家、他们的对手和反驳者所做出的最初的动作（opening moves）。特别是，我怀疑，对那些理论中任何一个理论的任何一个反驳是致命的；那些理论的主张者显然能够避免或拒绝那些反驳。本书止步之处，正是真正的理论化出发之地。

我使用了一些形式逻辑（特别是谓词逻辑）的记法，那些熟悉这种记

法的读者将会发现，它使意思变得更为清楚了。但是，在每一种情形下，我也用英语解释了它们的意义。

在本书中被讨论的许多文献可以在下面的专题文集中找到：T. Olshewsky (ed.), *Problems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语言哲学中的问题》，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9); J. F. Rosenberg and C. Travis (eds.), *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语言哲学读本》，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1); D. Davidson and G. Harman (eds.), *The Logic of Grammar* (《语法的逻辑》，Encino, CA: Dickenson, 1975); R. M. Harnish (ed.), *Basic Topics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语言哲学基本问题》，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94); A. Martinich (e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3th edn. (《语言哲学》，第五版，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以及更早的版本；P. Ludlow (ed.), *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语言哲学读本》，Cambridge, MA: Bradford Books/ MIT Press, 1997); A. Nye (ed.),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he Big Questions* (《语言哲学：大问题》，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8); M. Baghramian (ed.), *Moder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现代语言哲学》，New York: Counterpoint Press, 1999)。

致谢词

我感谢我的编辑莫伊拉·泰勒，因为她全身心的投入，（特别是）她的耐心。后一点受到了严格的考验。

迈克·哈尼希、格瑞·麦克卡洛奇、埃德·马瑞斯，他们每一位都非常友善地阅读了一份早期的草稿，并给我提供了许多考虑周到的评论和建议。我相信，其结果是本书得到了很大的改进，对此我表示最大的谢意。

彼得·阿尔沃德和劳拉·摩根，他们根据很糟糕的录音，逐字记下了许多小时的讲演，由此形成了那份早期草稿的大部分。我热忱地感谢他们，并且我希望，他们两人能够很快地完全恢复过来。

西恩·麦基弗历时数月在编辑方面所提供的帮助和劝告，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他也遭受了某些逐字记录之苦。）特别感谢西恩，因为他建议我做某些必要的删减，并且他组织了文献目录。

本书最后几章是我在作为国家人文中心研究员期间（1998—1999）完成的。我感谢该中心及其出色的职员给予我的慷慨援助。另外，我受惠于国家人文科学基金（#RA—20169—95）。

目 录

第 1 章 导言：意义和所指	1
总览	2
意义和理解	2
指称论	4
概要	8
问题	8
注释	8
深度阅读	9

第一编 所指和指称

第 2 章 限定摹状词	13
总览	14
单称词项	14
罗素的摹状词理论	18
对罗素理论的反驳	24
唐奈兰的区分	29
复指	34
概要	36
问题	36
注释	37
深度阅读	38
第 3 章 专名：摹状词理论	39
总览	40
罗素的名称断言	40

	最初的反驳	44
	塞尔的“簇理论”	46
	克里普克的批评	48
	概要	52
	问题	53
	注释	53
	深度阅读	54
第4章	专名：直接指称和因果历史理论	55
	总览	56
	可能世界	56
	严格性和专名	58
	直接指称	61
	因果历史理论	65
	因果历史理论的问题	68
	自然种类名称与“孪生地球”	72
	概要	74
	问题	74
	注释	75
	深度阅读	76

第二编 意义理论

第5章	传统的意义理论	81
	总览	82
	观念论	83
	命题论	85
	概要	92
	问题	92
	注释	92
	深度阅读	93
第6章	“使用”论	94
	总览	95